



孙善齐 著

# 喋血钓鱼城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喋 血 钓 鱼 城

孙善齐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一九九二·十·成都

(川)新登字 007 号

责任编辑：马铁水  
封面设计：任兆祥  
版面设计：李 军

书 名 喋血钓鱼城

定 价 4.80 元

作 者 孙善齐

ISBN 7-5411-0769-7/I·709

1992年10月

第一版

1992年10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 787 × 1092mm

1/32

印数 1—5000册

印张 11.25

插页 2

字数 250 千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 3 号)

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经销

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## 出版说明

十三世纪中叶，强悍的蒙古铁骑在漠北草原崛起。“一代天骄”的兵威震撼欧亚大陆，然而号称“上帝之鞭”的蒙哥大汗率十万骁勇善战的侵宋之师，竟“折鞭”于四川合州钓鱼城下。合州军民浴血奋战，顽强抗敌，演出了人类战争史上最为壮烈的一幕，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，改写了人类历史。陈毅元帅曾有《登钓鱼城口占》一诗赞道：“钓鱼城何处？遥望一高原。壮烈英雄气，千秋尚凛然。”

本书忠于史实，富于想象，寓民俗风情、男女情愫，人生真谛于战争交响乐中。文笔清新，细腻而凝重、朴直而生动地描绘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，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，维妙维肖地塑造了王坚、张珏、蒙哥、忽必烈等一大批历史人物形象，是一部具有传奇色彩的可读性颇强的历史认篇小说。

# 目次

|     |      |     |      |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|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|
| 一章  | 大漠枭雄 | 1   | 十六章  | 惊雷震怒 | 167 |
| 二章  | 圣山誓师 | 12  | 十七章  | 爱子殉城 | 176 |
| 三章  | 鱼城夜月 | 24  | 十八章  | 祭灵壮别 | 185 |
| 四章  | 帅府议兵 | 34  | 十九章  | 智星殒命 | 195 |
| 五章  | 鼠窜朝堂 | 51  | 二十章  | 泣血请兵 | 201 |
| 六章  | 砥柱中流 | 62  | 二十一章 | 高峡金戈 | 216 |
| 七章  | 不速之客 | 71  | 二十二章 | 逍遥端阳 | 234 |
| 八章  | 敌忾同仇 | 78  | 二十三章 | 筑台窥城 | 243 |
| 九章  | 乡恋奇情 | 85  | 二十四章 | 炮击战神 | 255 |
| 十章  | 韬晦潜龙 | 97  | 二十五章 | 胜军乞和 | 265 |
| 十一章 | 金帐夜宴 | 110 | 二十六章 | 星落缙云 | 277 |
| 十二章 | 夜刺雄主 | 121 | 二十七章 | 鱼城离泪 | 294 |
| 十三章 | 军中铁则 | 131 | 二十八章 | 哀兵赴死 | 307 |
| 十四章 | 旷古浩劫 | 140 | 二十九章 | 重庆陷落 | 323 |
| 十五章 | 铁骑飓风 | 155 | 三十章  | 血洒大都 | 338 |

## 一章 大漠枭雄

牧草流油的深秋，一望无垠的漠北草原，像蒙古族的始祖阿兰豁神女一样美丽而丰腴。

青翠闪亮的圣山孛儿罕山脚下，碧波涟涟的鄂嫩河、克鲁伦河边，威震欧亚的大蒙古国推举新一代大汗的库里勒台大会即将举行。

这是大蒙古国最隆重的盛典，这是雄杰和智者演出的巨大舞台。阴谋，杀戮，是它孪生的兄弟。

“一代天骄”成吉思汗早已撒手西去，阿阔台汗也遽然归天，贵由汗暴死在横相乙儿（新疆青河）。

现在，大蒙古国由专横、奸诈的贵由汗妃斡兀立海迷失摄政，汗位虚悬了八年，蒙古一直处于诸王、宗亲、贵族纷争的漩涡中。

今天，长生天又该委派谁来登临第四代大汗镶金的宝座？

金帐位于圣山脚下，面向正南，由精工刺绣的白绫布撑制而成。搭幕帐的大柱饰以熠熠闪光的金片，根根大柱都由金链钉在一起。轩敞的天幕和华丽的内壁，蒙上了质地轻柔的华盖布。

金帐正门左侧，树立起一面巨大的九足白旄彝。旗上用金

丝银线绣着雄鹰的图案，它是圣祖所属的孛儿只斤部的徽号。深黑色的旗边，缀有尖利的九角狼牙，牙端，悬着表示力量的九条白色牦牛尾。蒙古族特别喜欢“九”字，认为它代表着吉祥和幸福。

正门的右侧，插着一杆金光闪闪的矛形“苏鲁锭”，它是蒙古战神的标志。“苏鲁锭”的尖端，系有四条黑色的马尾。

圣祖长孙拔都汗四十岁左右，壮健的体魄，像孛儿罕山一样敦实峻拔。今天，他身穿绣金红色长袍，细长眼眉，褐色眼珠，金黄的胡须，巍然坐在金帐中央宽大的白玉镶金雕龙宝座上。宝座左侧，竖着一根嵌金手杖，象征着宗长的权力。右侧，平放着一块象牙雕花板，用以惩罚违抗汗命的人。

拔都同神勇的父亲术赤一起，在大片的欧亚大陆上创建了强大的钦察汗国。圣祖死后，他曾拥戴过阿阔台为汗。他曾经以诸王之长的身份，奉阿阔台命，与贵由、蒙哥等兵伐俄罗斯，匈牙利，波兰，差一点打到了罗马。这一次震惊世界的远征，史书上称为“长子西征”。

拔都那闪电一样的目光，环视了金帐一周，当即宣布库里勒台大会开始。他双手捧着当年圣祖用过的木碗，斟满酒，分赐给诸王。然后，轻轻地干咳了一声，清了清嗓子，以庄严肃穆的神情，吟诵起一首蒙古的古歌：

“太阳不可以一日不出，  
月亮不可以一月不亮。  
太阳是万物的主人，  
月亮是星辰的主人。  
众望所归的英雄，  
我们推举他为大汗。”

接着，他面向太阳，手托心胸，以钢铁般的威严，向诸王宣布：“今天，我大蒙各路诸王，秉承长生天的意志，在圣祖英灵的庇护下，共同推举新汗。我以宗长的身份，推举拖雷伯父的长子蒙哥，我们长生的英雄，作大蒙古国的共主。蒙哥，他是我们蒙古草原的英雄，他少年时代就同我一道统率大军，西征不里阿丹，钦察，斡罗思（今南亚、西亚）。他战功赫赫，首破钦察部，追杀其部长八赤蛮于也的里河（伏尔加河），又进伐斡罗思，攻克乌拉基米尔城。他宏图大略，有圣祖遗风。由他来继承汗位，我们蒙古的勇士，一定能够臣服世界，做天下的主人。”

蒙哥，蒙古草原的神骏。他宽阔的额头，像漠北草原一样富有；剑锋一样的浓眉，像鹰翅一样鲜亮；咄咄逼人的双目，像烈日喷出炽热的焰火；锋棱毕现的鼻子，像孛儿罕山一样挺拔。

蒙哥的英姿，一时慑服了蒙古各部强悍的王公。拔都得意地微笑着，准备宣布下一个仪式。

蓦地，侍卫长进帐禀报：“王后海迷失派遣特使巴拉，偕亲王失烈门，已经到了金帐外。”蒙哥鼻子里哼出一声冷笑，露出一脸难以捉摸的神色。

“请！”拔都不露声色，大度地传令。

失烈门和巴拉低头进入了金帐。巴拉，王后的心腹智囊，一个干瘦狡黠的小老头。他眯缝着浮肿的眼皮，两眼攥成凶险的三角形，扬了扬尖尖的下巴，阴冷地扫视了一眼与会的诸王，软中带硬地说道：“太宗（阿闐台）在日，曾遗命王孙失烈门为嗣。太宗崩后，失烈门年幼，只得另立定宗贵由为汗。这些，诸位王爷想来都不会忘记吧！现在定宗复崩，失烈门已届成人，



应该遵奉太宗遗命，立失烈门为汗，蒙哥英武，可为辅佐，望拔都汗和各位王爷谨遵祖宗成法。这是王后的御旨，由我向各位转达。”

巴拉说完，意味深长地拿眼睛瞟着拔都，复又凝望蒙哥，见他们不动声色，便迅疾地挤出一脸谄笑。他预料，抬出王后，王公们都得掂一掂份量。说完，他故作轻松地坐下，眼风扫了一眼坐在右排首座的失烈门。两人交换了一个旁人不易察觉的眼色，见金帐内一片沉寂，他们都暗自庆幸着，窃笑着。

金帐内依然静默，正像夜袭前恼人的沉静。突然，从王公们的绣金软垫座位上，“哈哈”地扬起一串朗笑，像卷起了奔袭的战火，整个金帐都为之一惊。

只见蒙哥的长弟，以沉雄多谋著称的亲王忽必烈，向巴拉抛出了一阵猝不及防的质问：“你说起太宗遗命，到底是谁违背了？王后及尔等大臣，前时擅立定宗，自己违背了遗命，今天，又强压我们遵守。普天之下，哪有这个道理！立有德者为汗，这是圣祖的遗训，召开库里勒台举汗，符合长生天的旨意。巴拉，你谬托懿命，好大的狗胆！”好一个忽必烈，雄图大略，英武过人，他早与汉儒刘秉忠、郝经商议，只有拥戴兄长为汗，才能建立不朽的功业，所以，今天他才率先反击巴拉。

忽必烈声色俱厉，身体前倾，双拳紧握，像一只怒火中烧，搏击猎物的雄狮。巴拉不禁一阵脸红，但他仍然冷冷地回敬：“我大蒙还是王后称制，你乳臭未干，休得无礼！”

金帐内一片哗然，大多数王爷向着巴拉发出一阵哄笑。拔都手捋黄须，会心地点着头。王公们拥向忽必烈，激赏地猛拍他的肩头。忽必烈昂头挺胸，灿然一笑，根本不屑与巴拉理论。

蒙哥依然谦和地微笑着，但他的心里，却像喝了一海碗蜂

蜜酒。他万分感谢母亲唆尔禾帖尼导演的这场选汗喜剧。

唆尔禾帖尼是拖雷的爱妃，按蒙古幼子随父的古训，她同丈夫一起，长年随侍在圣祖身边，参加过无数次政治斗争和酷烈的征战。拖雷死后，她远离诸王纷争，请汉儒悉心教诲几个儿女。太宗、定宗相继立汗，她一点也不露声色，暗中却认准蒙古最有军事实力的拔都，今后必定是大蒙古国的台柱，是可以依恃和利用的力量。她不断向拔都进献财帛美女，互通声息，博得了拔都的青睐。贵由汗在位时，与拔都不合，曾经假称西巡养病，准备率兵攻伐拔都。她赶快派人密报拔都，拔都陈兵以待，使贵由不敢动作。从此，拔都对她的感恩戴德。她早就与拔都达成了默契，一定要请他设法推举蒙哥称汗。并且，她亲自嘱咐儿子忽必烈，末哥，阿里不哥，大将纽璘，亲将汪德臣等，要他们在库里勒台大会上相机行事，共建辅佐之功。

好戏，本应该推向高潮。蒙哥见忽必烈率先发难，巴拉已经无力还手，便立刻向爱将汪德臣会意地一笑。此人矮小精悍，身如钢铤，是蒙哥的智慧，特亲赐名田哥。

汪德臣心领神会，他像弹簧一样从几座上跳起，环向诸王拱手一揖：“圣祖谆谆遗训，有德者当举为大汗，此事天下共知。既然立汗之事尚无定论，我斗胆建议，可以按祖宗成法，请失烈门和蒙哥王爷当场畅谈各自的胸襟怀抱，能服众心者，方能立为大汗，不知此议如何？”

“好，好，好！”忽必烈、末哥、阿里不哥、旭烈兀、纽璘等一齐叫好，不少人也跟着大喊大叫，金帐中腾起一片喧嚣的声浪。

“诸位呢？”拔都汗待声浪平息，再一次欠身征询，闪电似的眼光虎视着金帐中每一个角落。

“我等别无异议，一切听从拔都汗的安排。”大多数王爷回答。

“那好！失烈门，蒙哥，请在长生天的面前赛诗。为求公平，最后由至尊至上的萨满教主帖卜·腾格里作出最后的仲裁。现在，你们就畅谈各自的志向吧！”

“请失烈门王爷先说。”蒙哥故意谦让。

“说就说吧！”十八岁的小王爷失烈门血气方刚，他早忘了海迷失和巴拉的告诫，像初生的马驹，不知世界的险恶。他略一整理已经捕捉到的诗句，得意地吟出口来：

“我若为汗，  
将比肩圣祖。  
张弓搭箭，  
磨刀弄斧。  
踏平万国，  
夺其牲畜。  
马镫下的儿童，  
放在锅里煮，  
美女抱在怀，  
杀尽其父母。  
让人血流成河，  
让白骨路上铺……”

这时，蒙哥轻蔑地冷笑了一声，心中骂道：“蠢货！”他沉静地清了清嗓子，用浑厚威严的声音，吟出一首古老的民歌：

“我若为汗，  
将成为天下的圣君。  
让鹰旗插遍万国，

让战马自由驰骋。  
月亮长挂天穹，  
太阳永放光明。  
鲜乳汇成大海，  
牧场四季常青。  
儿童有慈爱的父母，  
妇女有美满的家庭。  
老人有幸福的晚年，  
青年有远大的前程……”

赛诗拈着胡须，眼睛眯细，微微地张着嘴，目光紧紧地追随着蒙哥的吟诵，那目光里含有无穷的意蕴。失烈门像受惊的马驹，一会儿看着这个，一会儿望着那个，神色惊乱迷惑，挂着一脸的疑问。狡诈的巴拉垂下了头，双手紧紧地揪着膝上的长袍，暗恨蒙哥的狡黠，怨恨失烈门的无用。这时，拥戴蒙哥的诸王以巨大的声浪欢呼起来，声浪，似要掀开巨大坚实的帐顶。

赛诗完毕，人们都紧张地等待着教主的仲裁，一个个都屏住了呼吸。早已被唆尔禾帖尼和蒙哥买通的萨满教主帖卜·腾格里站到了金帐的中央，他向圣山行了跪拜大礼，然后，双目紧闭，乞求着天神的旨意。蒙古族尊崇萨满教，此教崇山，崇火，敬水，教主是主管民族灵魂和一切祭祀盛典的君主。当他声称已得到神的喻示以后，便以至高无上的权威，作了最后的仲裁，宣布拥戴蒙哥为汗。

神的选择是无可违抗的，在教主的带领下，按举汗的仪式，金帐中的诸王以手抚胸，面向北方，念诵起拥戴新汗的誓言：

“神勇的蒙哥汗，

请听我们金子样的誓言。

我们愿作你的臂膀，

作你的猎犬，

作你的长弓，

作你的利剑。

平时护你的金帐，

战时保你的金鞍。

以骨肉筑起长城，

以生命保卫大汗。”

诵毕，教主和拔都把蒙哥拥扶到白玉镂金雕花的汗座上，给他戴上了金灿灿的王冠，给他披上了绣金红罗缎大汗袍。王公们发一声吼，把汗座高高地举起，环绕着金帐走了一圈。从这天起，大蒙古国又有了一个新神勇的新大汗。在此之前，他早已被欧亚人民惊呼为“上帝之鞭”！

选立新汗的喜讯，立即向全民公布，整个蒙古草原都沸腾了！骑着骏马的驿站信使风掣电驰的把喜讯传遍了四面八方。巫师们狠命敲着羯鼓，乱哄哄地念经祈祷。成千成万的牧民乘着勒勒车，赶到了圣山脚下。他们聚集在一起，按照古老的传统，摘下帽子，解开腰带，挂在脖颈上，面向初升的太阳，一边跪拜祈祷，一边逐渐靠拢金帐，一边高喊着新汗的名字。每一个人的眼中都噙满了泪水，恨不得把心掏出来，捧献到大汗面前，恨不得亲口去舔一舔他脚下的泥土。浓郁的肉香，馥郁的酒气，蒙古舞女的青春之花，使王公们沉醉了。似乎谁也没有注意到，这会儿，巴拉不见了。

还在欢庆的时刻，蒙哥的侍卫长兼书记官，机敏过人的耶律铸进帐，向新汗密告：“王后海迷失派亲王脑忽前来致贺。”

说完，他诡秘地眨了眨眼，蒙哥会意，他伸出一只巨手，狠狠地攥成一个铁拳。

“请，请尊贵的客人进帐欢饮。”

蒙哥灿然一笑，转向耶律铸、汪德臣：“两位爱卿，迎接客人的任务，该是你们的啦！”说罢，他豪爽地端起一只大金杯，喝完了杯中的蜂蜜残酒。喝完便沉静地盯着金帐口，像要欣赏一出得意的歌舞杰作。

脑忽双手捧着一件珍贵的红狐裘，敬献给蒙哥，蒙哥赐他坐下。脑忽坐下，一双小眼却滴溜溜地转个不停，鼻头上，额头上，沁出了细密的汗珠。蒙哥不经意地瞟了他一眼，他身子像挨了一刺，倏地一缩。

脑忽进帐才一刻工夫，汪德臣就从帐外回来，凑着蒙哥的耳朵说：“脑忽在圣山脚下树林中藏匿了武士两百人，由巴拉指挥，已潜至金帐外，妄图杀害大汗，已被我们全部拿下，现在交由耶律铸看管着，请大汗处置。”

蒙哥脸上的笑意不见了，霎时间堆满了黑云，露出杀气。他斜睨了一眼冷汗涔涔的失烈门，嗖地拔出长剑，蹬蹬地走到跪在地上的脑忽面前，把剑尖指着他的心窝，冷然地追问：“说！谁是主谋？”

脑忽如遭雷击，像一堆烂泥，一下软瘫在毛毡上。好一会，他才哆哆嗦嗦地回答：“王后……王后派我来是真心致贺的呀！”

“哼！汪爱卿，给我搜！”

汪德臣应声向前，他撕开脑忽的前襟，取出了皇后诛杀蒙哥的密令。

“你，还有什么话说！”

“大汗，我，我不敢。”又转向失烈门，“哥哥，你，你救救

我呀！”疯狂的喊叫声中，充满凄厉和绝望。

“大汗，全都是脑忽、巴拉所为，与我无关，与我无关。”失烈门脸色刷白，赶紧匍伏在蒙哥的前脚前，磕头如捣蒜。

“哼，你们这几个叛逆！按圣祖的金律《札萨克》，你们自己知道该受到什么惩罚。”

“大汗饶命，饶命！”失烈门、脑忽哀告着，哭泣着。他们知道，叛逆之罪，是必死无疑的。

“谅你们几个也不敢。我早已知道，主谋，便是惑乱朝政的海迷失，难道我不敢惩罚她？”

拔都毕竟不想看到圣祖的子孙们互相残杀，他不得不站出来收拾今天这个残局：“汗弟，我看，看在骨肉的情分上，就从轻处置他们吧！”

忽必烈审时度势，上前道：“汗兄，拔都汗说得有理，宽严相济，仁者无敌。”他从汉儒们那里，对华夏典籍已熟知颇多。

汪德臣眼珠一转，也上前进言：“大汗，诚如你的明志诗所言，禀长生天好生之德，方为万世英主。大汗新立，当以仁爱服天下，你就从轻处置圣主子孙吧！”

蒙哥如炬的目光，逐一地扫视着失烈门，脑忽，巴拉，然后，返身登上汗座，向王公们宣布：“按照祖宗的规矩，叛逆者，当以毛毡裹身，投入鄂嫩河，或以马踏而死。我顾念骨肉情分，准予从轻处置。失烈门，脑忽，你等阴谋夺汗，本该处死，现在，我让你们生，将你们流放大漠极处，永远不准返回圣地。巴拉，你这个挑唆主人作恶的奴才，不杀你不足以谢天。速将其与从叛甲士以毛毡裹身，投入鄂嫩河中。”

蒙哥顿了顿，回望拔都，见他点头首肯，语调忽然变得沉

缓：“至于王后嘛，也可以不死，”他突然提高了声调，“令其永在和林幽禁，思过谢罪。如果再要滋生事端，可别怪我……”

他拔出宝剑，蹭地拍击着白玉长案，发出震人心魄的钝响。此时，金帐中沉静得都能听出各人咚咚的心跳。

“蒙哥，蒙哥，你棋高一着，我领教了。你，你这个凶神也绝难长久……”被拖出大帐行刑的巴拉，一迭连声地怒骂着，同时，发出一声奇怪的召唤声。

这时，谁也没有预料到，从远处圣山的密林中，忽然响起一声凄厉的哀号。只见一只黑色的猎狗，像箭一样地蹿进了金帐，直向蒙哥扑去。忽必烈猛地拔出腰刀，正要劈刺，蒙哥却大喊“住手！”同时，他跳下宝座，飞起右脚，踢中猎犬的肚腹。猎犬狂号一声，立刻瘫倒在毡帐中。它痛苦地吐着红红的舌头，全身一抖一抖地怒视着蒙哥。蒙哥认得，它是巴拉的爱犬，一只名传草原的忠诚猎狗。他爱怜地望着它，点了点头，对忽必烈说：“汗弟，这是巴拉的猎狗，倒是一个忠心的奴才，就饶它一命吧！”又转向帐中诸将，训示道：“我大蒙谚语说，‘主之贵贱，不变其报主之心，主之荣辱，不移其护主之诚。’我的勇士们，愿你们像圣祖最勇敢忠诚的战将‘四狗’者勒篾、速别额台、忽必来和者别一样，向我敬献你们的忠心，跟着我远征四方，去重建圣祖的事业！”

不过，巴拉临死以前那句“绝难长久”的狂吼，却给蒙哥的心灵投下了一道浓重的阴影。蒙哥叫人抬走猎狗，令他们给它养好伤。然后，他带着狂喜和沮丧交错的心情，转回大汗居住的万安宫。他要将他的一切喜悦和担忧，赶快告诉他的爱妃火里差，告诉他的母亲。



## 二章 圣山誓师

孛儿罕山，一个顶天立地的武士，它头戴白色银盔，身着绿色护甲，腰间系着三条银色的飘带，向西飘的是土拉河，向北飘的是斡难河，向东飘的是喀鲁涟河。

在圣山脚下开阔的草原上，开满了红、黄、蓝、白、紫五色的鲜花。一个庞大的火不思乐队奏起了《成吉思汗歌》和《七星宝剑舞》。

一队戴着高高的固始帽，头上插着三尺长的孔雀翎，身穿镶金黄蓝两色丝织长袍的蒙古少女随着火不思的琴声翩翩起舞。她们的舞蹈刚猛而矫健，自始至终，都维妙维肖地模仿着骑射、击刺、搏杀、驰突的动作。少女们剧烈地抖动着双肩，扭动着腰肢，兽皮靴在干硬的山石上踏出“嚓嚓”的响声。一个戴着黑熊面具的蒙古大汉，飓风般旋转于舞女之中，变幻着种种奔驰击杀的动作，威猛的气势，赛过草原上追风掣电的神驹。

今天一大早，以蒙哥为首的王公亲贵驰马来到圣山祭告圣祖的亡灵。

一千名怯薛箭筒士、带刀士、长枪士围成了一个环形的“古列延”团城，把蒙哥汗一行簇拥在团城的中央。

怯薛卫士早已在圣山脚下树立了一排兽形箭垛，两尺见方